

又见 风花雪月

洪三泰◎著

经历过最漫长的10年，
再经历最轻快的30年。
海水与火焰共同燃烧，
灾难与福泽接踵而至，
重现的风花雪月是否依旧痴缠……

广东省出版集团
花城出版社



风流时代三部曲之三

洪三泰◎著

又见花月 风雪

广东省出版集团
花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又见风花雪月 / 洪三泰著 . — 2 版 . — 广州 : 花城出版社, 2008.8

(风流时代三部曲之三)

ISBN 978-7-5360-5407-3

I. 又… II. 洪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101116 号

责任编辑 詹秀敏
技术编辑 赵 琪
封面设计 王强工作室

出版发行	花城出版社 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700 × 990mm 1/16
字 数	360 千字
印 张	19.5
印 数	60001-68000
版 次	2008 年 8 月 第 2 版
印 次	2008 年 8 月 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360-5407-3
定 价	26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

前言

1978—2008,广东改革30周年。

时光流逝虽快,但30年风雨路似很曲折漫长。想起当时,我在深圳特区建设的烟尘中奔跑,夜写长诗《蹦出贝壳的珍珠》的狂喜;想起当初那历史悠久的广州高第街,率先接纳600多个体户时,我在那里深潜一百天,和近百名新兴小老板、街边仔、街边女交朋友,写出长篇报告文学《中国高第街》和电影《女人街》的激动;想起我曾在高要县挂职县委常委,两年里常上河台金矿和挖金者谈话,写出长篇小说《闹市》的兴奋。我忽然感到时空渺茫,一切艰辛、彷徨,似乎忽然间被天地巨变、人间喜悦所替代。

然而,我的心依然有一种忧思抹之不去,有无数过去的影子萦绕脑际。当时狂飚突进中的冲浪者安在?当时闹市里的商界精灵今在何方?动荡、流散、疯狂、野蛮、文明,曾在哪个角落?官者、商者、智者、富者、贫者,可各安其位?三十年河东,三十年河西,我无法把他们追寻。

只有在这个时候,只有在我翻读蘸泪挥汗写成的长达120多万字长篇小说“风流时代三部曲”(《野情》、《野性》、《又见风花雪月》)的时候,一切风云人物才倏然重现,骚动的珠江才再次兴奋,崎岖的山路、弯曲的海岸、辽远的城乡才重又相会。我惊喜,我笔下的人物并未老去,我笔下的景物依然活着……这使我得到慰藉。在中国勇敢突进的今天,愿和我亲爱的读者一起,同忆以往岁月,重论各路英豪。

“只要看鸟是怎样飞法,就知道它是只什么样的鸟。”([俄]马明·西比利亚克:《普里瓦洛夫的百万家私》第87页)我们已飞行了30年,是怎样飞的呢?是逆风展翅,还是直冲云霄?是穿云过雾,还是搏击浪涛?但愿我们如大鹏,扇起垂天之羽翼,击水三千里,飞出九万里。然而,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展翅的姿态,曾经的轨远……

洪三泰

2008年6月28日

我的天才是什么？你猜不着。我想你也绝不会去猜的。在你的眼里我算什么？是猫，是狗，抑或是一头大牛牯？总之，我是谁也看不上眼的“烂仔头”。“烂仔头，点灯不用油”，你懂么？你是不懂的吧？！

这太好了。“烂仔头”是狗屎不如的。狗屎很讨人厌，不说靓女，就是乞丐也会捂鼻子远远避开的。狗屎也有讨人喜欢的时候。我很小的时候被在雷州半岛穷乡的爷爷收养。爷爷是种番薯能手。爷爷说：“大番薯是靠狗屎猪粪种出来的。狗屎肥力最大。”于是，我每天凌晨就被爷爷叫起床到竹园去捡狗屎。全村几十户人，养了几十条狗，都放野外随便拉屎。我数过全村几十户人就有十多个小孩早早起床捡狗屎。所谓捡狗屎，就是用一个粪箕儿，一柄小勺儿，把一堆堆臭熏熏的狗屎拨进粪箕里。狗屎多了，忙着为番薯下肥，番薯就疯长，绿得流油，深埋的薯比斗还大。十多个小孩都打着手电抢狗屎，生怕被人抢去了。我自然是抢狗屎能手。爷爷笑着叫我“狗屎飞”。这大概是我的最早花名吧。

我知道狗屎也是珍贵的，叫“狗屎飞”也不会丢人。况且一个“飞”字多神气！狗屎飞起来是什么样？

扯远了。

我狗屎不如不要紧。我有天才，天才来自三个部位：一是眼睛，二是耳朵，三是嘴巴。

不信你看我这双眼。三眼皮是毫无影响的，重要的是可以看穿你的五脏六腑。也可以穿越山山水水，看得很远很远。知情的人暗里夸我“千里眼”。不要说我吹，到时我会表演给你看的。至于耳朵，虽说是兜风耳，爷爷说会惹是非，但听八方是没问题的。这嘴的功能就更多了，暂且搁下不说。

我的眼耳天才，有放射功能。譬如眼光放射时会同时看到四个方向的东西，物体十分清晰；也可以同时看到相隔多年的东西，从杂乱无章中理出几个结晶体之类的东西。又譬如耳朵，我的耳朵会随着风向的改变而改变；可以听到隐藏在某一个地方——很近或很远的地方的声音。嘴巴的功能虽然多，但归纳起来就是最令人讨厌的两个字：话多。广州人讲“口水多过茶”。我看也不完全是这样。我有时一声不哼。

不多说了。据说有知道我天才者常常暗里惊叹：这种天才，一千年只出现一个。

我听了有点飘飘然。冷静地想想，又感到不快。一千年才出现我一个？不见得罢。难道一千年里出的人都没了眼、耳、口？我成了孤寡一人了？我成了什么都管的人了么？我觉得这些拍我马屁的人，并不认识我。我是自己知道自己的。许多事我都知道，但很快就忘得一干二净了。我的记忆绝不是天才，我坦白地跟你说。但是我的眼、耳、口让我无休止地看见、听着、讲着四个字“风花雪月”。

“风花雪月”是悠闲而轻松的，似乎没有斤两。

但讲它们的时候，我的心里总是发麻、发酸、发痛，讲着讲着就沉重起来，沉重如巨石压着我的胸脯。我的天才也被压得粉碎。

我完全失去了天才。我的天才到此为止。

然而，数不清的风花雪月依然在飞。我一时疑惑：这是不会绝种的东西么？

后来，又觉得这不过是不断重复着的“节令”，并不需要什么天才去复述。再后来，又感到本来没有什么风花雪月，正如我本来就没有什么天才一样。

我叫孔云飞。真的，一点也不假。

我的所谓天才眼，只是一孔之见。

我的所谓天才耳，只是过耳如云。

我的所谓天才嘴，只是铁嘴飞飞。

如此而已。

我十一岁时，那双眼经常发炎。整天红红肿肿。我总是躲在广州东山老家那栋红砖楼里。

红砖楼有两层，红砖砌到顶。窗户有铁条儿，十分密实。门虽是木的，但坚硬如铁。从楼上到楼下是木板楼梯。我喜欢双脚跳着一级级梯板儿，发出嘭嘭的响声，像打鼓似的。听大人说，东山一带过去是当大官的人住的。大官是什么？我不知道。我常常从外头细看我家那栋楼。嚯，好气派。单独成楼，四周结构严实，如同电影上看到的堡垒一样。我想，这栋楼本应该是大官住的。我爸爸是不是大官我不知道。我看这栋楼就是十二级台风也刮不倒的。这结结实实的堡垒是攻不破的。

我的眼发炎太厉害了。爸爸整天不在家，妈妈在家里忙这忙那，也顾不上我。我有一个哥哥叫刘鹤。跟妈姓。妈说生他很痛苦，两天两夜死去活来，生出是男孩，便说：“我要这儿子改我姓，就叫刘鹤。爸爸问：“为什么叫鹤？”妈说：“因他在我的肚子里像大鹤用长嘴凿我，痛得我死去活来，就叫鹤吧，好记住那铁嘴儿。再说，日后也可以鹤立鸡群呀！”我还有一个姐姐叫阿铃。妈说这妹仔很讨人喜欢，第一声哭就像清脆的铃声，叫阿铃也顺口。我不知道妈妈为啥叫我云飞，大概生我时，有白云在妈妈的头上飞过吧。我不敢打听这事儿，恐怕妈妈骂我多嘴。

一哥一姐，我包尾。都说大仔好疼，女儿可爱，我算什么萝卜青菜？所以，我的双眼发炎红肿没人理。鹤哥天天拉我上街看人游行，还弄一个红袖章什么的戴在右臂上，“红卫兵”三个字金黄金黄很大很醒目。不知他从哪儿弄了一条草绿军装，还扎了一条腰带，穿一双解放鞋，威风凛凛的样子。十六岁就当“红卫兵”，神气极了。

“快去看看红海洋，整天擦眼睛干什么？没出息。”鹤哥拉扯着我往街上跑。我的双眼红肿得厉害。街上全是红旗的森林，红旗的海洋。红色在流动，把我的眼睛刺得发痛、流泪。我闭着眼睛不看。脑海里照样是红彤彤的。有呼喊声、海浪般一阵紧似一阵。我微微睁开双眼，立即痛痒起来。我忽然觉得，我的眼睛发炎和这红海洋有关。连续十多天都见这红色大海，红色河流。我说：“哥哥我要回去，我的眼睛在冒火了。”哥猛地扯我说：“糟了。爸爸被戴了高帽，正在红海洋里游街呢！”

我睁开眼，只见人群，不见爸爸。我踮起脚，还是看不见。哥哥说：“爬上墙去。”

他说着就拉我跑到前面去。有一堵残墙在街道旁，哥哥三两下就爬了上去，又伸手拉我：“快，爸爸被人推着走过来了。”

我猴子似地爬了上去，骑在墙上。我擦了擦发炎的红眼睛，见爸爸被推着走。“打倒教唆犯、走资派！”“打倒国民党特务！”“打倒黑手党！”喊声如雷。

我不知道这大骂声是不是冲爸爸来的。爸爸戴的高帽高而尖，白纸糊的，尖塔似的很好玩。我也会糊这种高帽。在爸爸的身旁有五六个戴高帽的。爸爸怎么被抓去游街呢？难怪这几天他老不在家。妈老拉着铃姐在房里哭。世界像被火烧着了似的。街上锣鼓喧响，直到深夜。爸爸是什么时候被抓去的？我一点也不知道。

猛地，鹤哥扯了我一下：“停下来了，斗爸爸了。”

我睁不开眼睛，只听到口号声把耳朵震得嗡嗡作响。继而是一种脚踢拳打的声响。

“妈的，打人了！”鹤哥双脚蹬墙说，“有人用脚踢爸爸，踢得很重。”

我硬是睁开眼睛。这时，鹤哥喇地从墙上飞扑下去，我也跳下去。鹤哥顾不上我了，只往人群里钻。我也像泥鳅一样钻了进去。

“为什么打我爸爸？”鹤哥蹦跳起来朝那个比他大的红卫兵就是一拳。好样的，鹤哥。我也扑过去用嘴咬那小子的手，吼道：“你打我爸爸，我咬断你的手！”哎哟一声，惹来了几个气势汹汹的红卫兵。他们像斗红了眼的公鸡，向我和鹤哥直扑过来，骂道：“哟，你也配穿红卫兵军装？你也配戴红袖章，狗崽子！黑七类！”

“揍烂他！”有人喊着。有人扯下鹤哥的袖章骂道。

“你也配戴红袖章？！狗崽子！”

噼噼啪啪，掌来拳去。我和鹤哥被打翻在地，又被踢了几脚。那被我咬的家伙，用石头硬敲掉了我的门牙，血从我的嘴里流出来，红红的洒在乱糟糟的街上。

爸爸那时是跪着的，脸朝下，看不见我们，只听到我们的声音，正想抬头看看我俩，却被红卫兵按了下去，还骂道：“低下你的狗头！”

乱糟糟的。爸爸不知什么时候被拉走了。鹤哥和我趴在街头很久很久。

世界被滚水烫着了，火烧火燎。

天好像在旋转。我忽地从天空中跌落一个深渊。深渊里尽是毒蛇……

“妈呀！”我惊叫起来。

原来我躺在家的床上，正在发烧，眼肿得像鸡蛋大。妈给我滴眼药水，用湿毛巾敷我的额头。鹤哥也躺着叫痛。铃姐守在我的身边弄着湿毛巾。

妈说：“以后不准你们出去了。文化大革命，来了……爸被游斗，不知死活……”

妈的泪像落雨。

“什么革命？”我心里想，“什么文化？文化也会革命？我只听大人讲，共产党闹革命。对，革命就是要闹，闹哄哄的。革命就是红海洋么？”

我的双眼像被盐水着。是红海洋的光刺得发炎的，我敢说。那几天我天天见红色，是红光刺发炎的。是红光烘发炎的。

半夜，有人拼命敲门。一会儿又把门撞穿。

潮水一样，人群涌了进来。妈妈拉着我们三人躲在门角里。妈妈在外头像母鸡一样保护着我们。

是红卫兵们冲来了。

“砸烂封资修！”有人朝那瓷瓶重重地打了一棍。咣啷，瓷瓶碎在地上。我家有好几个这样的瓷瓶。

翻箱倒柜。古董、相框什么的统统被砸得粉碎。值钱的东西被抬走了。书籍被撒在厅里，任他们践踏。我觉得家里起了飓风，天旋地转。

后半夜，他们终于走了。

“爸没有罪……家被抄了。”妈妈抱着我们三人痛苦地说，“孩子，妈受不了……”

“我去找爸爸！”我说着就想挣脱妈往外跑。

“去不得，外头到处斗人、杀人。听说武斗快开始了，要死好多人。”妈说着用手不住地抹泪。

“我去找爸爸，我会找到爸爸的。”鹤哥挣脱妈妈往外跑，转眼便不见了影儿。

妈追出去也追不着他。

很晚很晚，才见鹤哥回来。

他被人用墨汁涂了脸。上身赤裸着，背上写着三个字：“黑七类”。

我去用水给鹤哥洗，问：“哥，是谁写的？是谁涂的？记住他，以后我用刀给他雕！”

哥直摇头。

“见爸爸吗？”妈妈问。

哥还是摇头。

世界就这样被烧着了。

我们的红砖楼也好像被这人间大火烧着了。我们像热锅里的蚂蚁，天天魂不守舍。

爸老是不回来。

有一天，有人又来抄家。硬是把妈妈拉出去了。这时天突然下起雨来。雷声很怕人。

晴天又一次霹雳！妈不在家，我们像一窝没了爸妈的鸟儿。

姐姐说她去找妈妈。她十二岁了，胆子比我大。

我和鹤哥用拳头猛捶红砖墙。

终于，坏消息传来：妈妈被斗被羞辱后，跳了珠江，再也不回来了。这是姐姐带回来的最坏的消息。

三天后，一位远房亲戚阿姨突然出现在我家。她叫明婶，听说在深圳附近的村子住。她听到我家遭了殃，就来了。妈妈跳江的消息是她打听到的。

妈妈的尸体没有谁去捞，可能漂到大海去了。

妈妈是珠江的浪卷走的，是向大海流去的。妈妈自己一个人去，好痛快，自自由由地去了，无牵无挂地去了。妈妈去了，像出远门一样去了。

我们三人哭成一团。爸听不见。爸不知道被锁在什么地方。爸不会知道妈妈跳了珠江。

明婶像妈妈一样搂着我们三人，像母鸡呵护着小鸡一样。

我看见她的眼角老是湿漉漉的。她不停地擦着眼。我也不停地擦着红眼。我的眼睛又红肿了。我敢肯定是看红海洋传染的什么红眼病。

鹤哥整天不说话。在房里坐着发愣。

铃姐偷偷地抱着妈妈的枕头流泪。

妈妈就这样独自走了，抛下我们三人走了。妈妈是珠江送去大海的。

我们三兄妹抱着哭要妈妈。

明婶说：“妈出远门去了。我就是你们的妈妈。真的，我就是你们的妈妈呀！”她咬着嘴唇说。

我们吃惊地望着明婶。她越看越像妈妈。真的，那眼睛，那头发，那嘴巴儿和妈妈一样。看见明婶，我们稍稍得到安慰。但想到没了妈妈，就觉得世界是一个空竹壳，什么也没有了。

天渐渐黑下来。

雨还在下着，哗哗哗已下了三天三夜。

突然，几个人把爸爸押回来。爸呼喊妈的名字大哭。

明婶搂着我们，见来者风风火火，越发把我们搂得紧紧的。这世界也奇，人可以随时闯进别人的家。

“快拾东西！”一个红卫兵模样的大人吼道。

“我想把孩子带走。”爸爸对来人说。爸爸的声音很沉，很沙哑，但很有力。我第一次听见这么沙哑的声音。

“三个都带？”那人质问，“不行！”

“三个都是我的孩子。我都带走。”爸爸扑过来搂着我们。他面色冷峻，目光炯炯，好像从什么世界走来一样。

爸爸扑过来时，一股带雨的风也扑了过来。我们猛地打了冷颤。爸爸像从河里打捞起来似的，浑身湿透了。

“不行就不行！那是劳改场！你也让他们一齐去劳改吗？一齐劳改就都带去！”那人吼道。

说来说去，只准带走一个。还说带去也不能在一起。

“你带他走。他有十五六岁了吧！”那人拉了拉鹤哥，说，“其他两个我就管不着了。”

“我这两个孩子怎么办？”爸爸的声音颤颤的，沙沙的。他双眼依然炯炯有神。

“那我就管不着了，走！”那人催促爸爸快走。

“走！”另一人也大声呵斥着。

“快走！车在外头等呢！”

“别婆婆妈妈了，快走！”另一个人又吼了一声，凶神恶煞的样子。

乱糟糟的。只听到这“走”字如炸雷一般。

爸被拉走了。鹤哥也被拉走了。到什么地方去？我不知道。明婶瞪大了双眼。她来不及同爸爸说一句什么话。她呆呆地望着爸爸和哥哥消失在门外的雨幕中。她失魂似的搂着我们。

沉默。

雨下大了，翻江倒海似的。

我从未见过这么大的雨，从来未见过这么多的霹雳电闪。我的红砖楼，在发颤摇晃，像要倒塌成碎末似的。

铃姐睡熟在明婶的怀里。

我倚在门口看暴雨，听狂雷。我的红眼睛还未全好，痒痒的流着泪。我敢保证，我不是哭，是眼红肿未消挤出的水。我不敢想妈妈跳江的样子。妈妈是从海珠桥跳下去的？到底是不是，我不知道。跳江那一刻她哭不哭，我也不知道。跳下去像燕子斜飞下去么？像鲤鱼一样入水么？那一刻，妈妈一定感到快乐。要不，她怎么去跳江呢？

明婶把铃姐放在床上睡，就去厨房里煮粥。

我这时才听到肚子咕咕噜噜地叫。是真的，我听到的。这种叫声很沉闷，但我的耳朵听得清晰，是从我的肚子发出来的。奇怪，我的肚子也会打鼓儿，当然没有街道上的锣鼓那么响。

冰箱空空的。只有厨柜里藏着一瓶南乳。稀粥、南乳也好。明婶催我们快吃一碗填填肚子。姐姐被叫醒了。她说不饿。

我不信，上顿是啥时吃的？我忘了。我吃了一个馒头，是街上阿海伯给的，姐姐没有吃。铃姐说不饿，骗人。骗明婶干什么？明婶是好人。我说：“铃姐，你不吃明婶会哭的。”

姐姐也吃了一碗。她去洗碗。我看得真切，她的身影有点像妈妈。

可是，妈妈走了。妈妈跳了珠江。

妈妈再也不回来了。

明婶要带我和姐姐走，说到她家去好照料我们。我死不肯。

我死也不肯离开我的红砖楼。这红砖楼堡垒似的，刮风下雨不怕。爸爸和妈妈在红砖楼里生我。那时有保姆，保姆姐姐不知什么时候走了。爸爸那时当什么官我不知道。只听到楼梯经常响。许多叔叔阿姨上红楼来，毕恭毕敬地同爸讲话。妈老斟茶水，一天要煮五次开水，是保姆姐姐讲的。那时红砖楼看上去很亮，外表也很威武。一夜间，人都走了。红砖楼快没人住了。我若果跟明婶走，红砖楼就真的孤零零的了。

我是决意不走的。明婶拉我，我拉着铁窗使出硬功来，她拉不动我。

铃姐说她也不走。她要留下来照顾我。

明婶说：“你们都不走，我留下来几天可以，但我还有一头家，还有几个小的，一个老的要照顾，不能长时间留在这里的。你俩就听明婶的，一齐走好吗？”

铃姐劝我说：“明婶说的有道理，我们跟她去也好。在这里，我们怎么办？”

我说过，我死也不去。我就守着这栋红砖楼。我对姐姐说：“铃姐，你跟明婶去好了。过一段时间来看看我就行了。”

“你吃什么呢？”姐姐问。

“这么大的广州什么都有吃，还饿死我吗？”我故意高声地说。

“你怎么睡觉？”姐姐又问。

“想睡就上床，睡饱了就起床……”我满不在乎地说。

明婶拿我没办法，给我下三条令：一是学会煮饭，买菜，炒菜；二是不得到街上乱跑；三是不得去同坏孩子一起做坏事。

我说：“这三条我都能做到。你们放心走好了。”

其实，我一点也不想听，骗他们走就是了。吃呀，睡呀，对我已不重要了。一个“走”字使家都散了。我记得那个人吼出“走”字的时候，真让我胆颤心惊。现在好了些。不都走了吗？爸妈走了，姐姐也走了，再也没有红卫兵来冲门了。我一个人可以安静一点儿了。

铃姐被明婶带走的时候，我倚着红砖楼的门槛望着她们，没有说话，眼睛还是又痛又痒。

世界，在我的眼里渐渐地模糊起来。

我倚着红楼的门，望着天上一片乌云在飞。

在爸爸的柜台上，我见到一些钱，我猜是明婶留下的。大概是明婶让我用它去买吃的吧！

买吃的比什么都简单。街口那档面包店是跛脚女人开的。我给她一元，她给我两个酥皮，连话都不必讲一句。这太好了，钱就是好东西，谁都听使唤。有了钱就不会饿肚子。

我天天都去买包。她天天如此：瞟我一眼，冷冷的拿了钱，冷冷的递来两个酥皮。好像我把她的店玷污了似的。那脸色难看极了。她的眼角吊着，嘴唇翘着。大概她知道我是附近家的孩子，粗手粗脚，邋邋遢遢，一看就不顺眼，给她钱她也不高兴的样子。

如果不是因为她店里有个小女孩老盯着我，小女孩眼睛亮亮的，抿着嘴笑，笑得甜甜的，比她妈的酥皮还脆还甜，我是决意不去买她的酥皮的。

我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。一早去的时候，她还没上学。总是倚在档口旁的纸皮箱等着我。我也准时来到，递上钱的时候，她抿着嘴朝我笑着。因为纸皮箱高高的挡住了跛脚女人的视线，她笑的时候，跛脚女人是不知道的。我拿过酥皮吃时样子很狼狈，一口就咬了一大半，吞不下去，卡在喉咙里了。这时她慌了，连忙绕过纸箱，在她跛脚女人看不到的地方拿了一瓶汽水。她在跛脚女人视线外把汽水摔给我说：“快喝，快喝，卡喉咙会卡死人的。”

我瞪着眼不说话，接过了汽水。

“你的眼睛怎么红红的，像红眼猫？”她又吃吃地笑。

我问：“跛脚女人是你什么人？”

“那是我妈。”她说，“不准你叫跛脚女人！”

我吐了吐舌头。

在红砖楼角，我的眼睛老望着跛脚女人的档口。我敢说，我不是望那跛脚女人，是望她的女儿。只见那小女孩背着书包上学去了。她开始是朝我的方向走，走了十多步后就拐入一条小街。我知道她是到葵葵小学读书的。我原先也在葵葵小学读书，现在不读了。书包也不知扔哪里去了。

我闪身跟着她，望她的背影进入小学校的大门。我只得转身回到红砖楼上。

多日阴雨，红砖楼板发了霉。墨黑墨黑的霉。

霉气呛得很。夜里好像到处湿漉漉的。发霉的气味就像发臭的水沟的气味儿一样。窗台起了青苔，还起了一层白色的菌状东西，用手一抹，粉粉的，有一种腥臭味儿。厨房里有一股死老鼠的气味。老鼠实在太多太凶了。我夜晚睡觉时，总有三五只老鼠钻进我的被窝里。在我的耳边磨牙。它该死，——就这样在厨房里死了。我不知它们是怎么死的。大概是坏事做得太多吧。更讨厌的是，三更半夜有蟑螂来偷吃我的手指，我右手五只手指都被嚼去很多皮肉，见血丝儿了，一放下水就发痛。为防蟑螂来咬，我只得开了灯。以为开了灯它们就不敢来了，谁知它们照样来，翘起尾巴使劲咬，拼命地嚼，津津有味样子。我火

了，猛地一甩，把一只蟑螂甩死在墙下。我抢上前去猛一踩，“啪”一声，十分响亮。

有时我不上床睡，只拿一张被卷在厅里睡。蚊子嗡嗡飞来，像轰炸机一样轮番轰炸。我满脸被炸得起无数红疙瘩。这死蚊虫，我要把你磨成汁！

这红砖楼变得凶恶起来，窝藏着这么多讨厌的东西。以前并不是这样。爸妈的床被蜘蛛网封住了。姐姐那间房也是蜘蛛网的世界。我和鹤哥住的这间房，虽然没有蜘蛛网，但霉气扑鼻，虱子又多。像狗虱，又像跳蚤儿。这黑色的东西鬼得很，在身上偷偷叮着吸血，一有动静便立即钻到衣服里，无影无踪。

都来围攻我。我也不是好欺负的。我把所有风扇都开了，吹了三天三夜，吹得报纸乱飞，把蜘蛛网吹破了。把那蚊儿吹出窗外。蟑螂不敢探头。惟有老鼠不怕风扇。照旧夜夜钻被窝儿。

柜台上的钱没有了。

明婶和铃姐走后一直没有来，也没有什么信息。不知爸爸和鹤哥到哪里去了。他们也不会来。我已经好多天不说话了。街外照样杀气冲天。

听说武斗开始了。有枪声飞过红砖楼。两楼对打，我的红砖楼夹在中间，子弹打在红砖上，钻出了许多窟窿。一车车红卫兵驶过红砖楼外的公路。还唱着“大海航行靠舵手”的歌，呼喊的口号总是“不怕牺牲”、“去争取胜利”。

我照例到街上溜。早上没钱买酥皮了，但我要去看看跛脚女人的女儿。

她照旧在那纸皮箱旁等我。我再也不走近她，再也无法给跛脚女人递上一元，当然她不必用冷冷的眼光望我了。

我吞着口水。肚子咕咕叫，嘴馋得很。

我又听到肚子咕噜咕噜的响着。真怪，那声响冲出肚皮，只有我才听到。我吞着口水，望着那酥皮、蛋糕、老婆饼、枕头包。我敢说闻到了香味，刚出炉的香味。我又吞口水，在屋角旁，老远就望见那小女孩——其实不小了，有我这么大，那双眼睛很亮，老盯着我。

我再也无法去买酥皮了。我的钱花光了。

我见到她用眼睛盯着我的时候，没有笑，一点笑意也没有。她的脸忽地沉了下来。她不知道我为什么不去买她妈妈的酥皮。

我望着她，咬着嘴唇。我把嘴唇咬出了血，再吮着。我不敢再望她，转身就走。

我跑上红砖楼去。我的肚子又唱歌了，我不骗你，是一支难受的歌，咕噜咕噜的，越听心越烦，越听心越慌。

一会儿，有人敲门。我一惊站了起来。

我怕人敲门。

爸爸和鹤哥是被人敲门敲走的。

妈妈也是被人敲门敲走了，再也不回来。

我开了一半门，只见那女孩子手里拿着一包东西，站在门口。她背着一只绿书包。

“给。”她说，那和善的目光盯着我，把那包东西递过来。

我摇摇头，我不敢接那包东西。

“我知道，你没有钱买吃的了。”她说，“快吃吧！不然会饿死的。”

“……”我用双手接过那包东西，不知说什么好。

“我知道你住在红砖楼。”她说，“听人说你的家人都走了，只剩你一个人。”

“这包点……”我说不下去，我不能要她的东西。

“这是我偷偷拿来给你的，我妈不知道。”她说着向后望了一眼。“以后，我会拿包点给你吃……你不上学了吗？”

我摇了摇头。

“不说了，快吃吧！你一定好饿好饿，是吗？”她咬住嘴唇问，“饿好难受，是吗？”

我点了点头。我望着她的眼睛。我敢说，这双眼睛又黑又大又有光亮，世界上没有别的什么人的眼睛比她的更美了。她的脸蛋红朴朴的。有两条小小的辫儿，她走起路来特别好看，又灵活又轻快。我敢说，没有谁比她走路的姿势更好看了。

“你能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吗？”她侧过脸问。

我开了门，让她进来，她不进来，说要上学去。我告诉她，我叫飞。她不待我问，就说：“我叫卜风花，叫我阿花吧。”

说完，她转身进了那条街，上学去了。

连续十多天，阿花都送给我包点和饮料。一来二去，她和我熟了，就上了我的红砖楼。和我一起抓子儿，下跳棋。末了，她说：“你的脸、手、脚也得洗洗了。衣服也不会换洗一下，真笨。”我只摇摇头。她硬拉我去浴室，用毛巾给我洗脸。还给我洗手，洗脚。她的手白皙皙的，很柔软。她抓住我的手时，我感到很舒服。

一天，天气很晴朗。太阳在天空照下来，照在红砖楼上，热烘烘的。

是中午十二点四十分，她敲门时我看着钟，准没错。

她给我拿来一条毛巾，还有香皂。

“该洗洗澡了。”她说，“你看你快成了花猫了。”

像大人一样，她说话很果断，说一不二，那双眼睛射着我，不让我说半个“不”字。

“再不洗澡就会变成坑渠猪了。”她又说。

我迟疑着。不瞒你说，我的确好久好久没洗澡了。衣服也不换，天天如此。我自己也闻到酸臭味，一照镜就吓了一跳——一只花脸猫的样子。我其实已经习惯了。洗澡和不洗澡都一样。人为啥那么讲究？我想过，牛、猪、狗、蛇、虫们啥时洗过澡？它们照样活得开

心,想怎么活就怎么活。人会洗澡,又有什么好处?照样有人受苦,有人威风,照样你打我,我打你。你剥我的皮,我拆你的骨。

我是迟疑了点,只见她走过来把我推进了浴室。浴室不小,爸爸安装了喷洒,还有个浴缸。人都走了,这些东西谁用?老实说,自从妈妈、爸爸、鹤哥、铃姐走后,我就没进过浴室。这回被阿花推进来,我实在不情愿。

“还不快脱衣服?”阿花命令道,“快脱!”

我迟疑,跺着脚。

只见阿花上前来三下五除二(这口诀是爸教我的,我不知是什么意思,只知道“除”字,是除裤的除),把我的衫和裤子全除去了。

浴室太暗。她开了灯。

我全部暴露在她的眼前了。我从未在女仔面前赤裸过,这回完了。

“泥鳅似的。”她白我一眼,“浑身是黑泥!”

她开了喷洒。一股白花花的水淋在我的头上、身上。

她双手为我洗头。香皂擦上去后,她就轻轻地搓。我的头发黑而粗,香皂抹上去不起泡泡。我说:“算了,不要擦香皂了。”

“不起泡泡就是太脏了。我妈说,头发太脏,抹更多香皂也不起泡儿。你看你的头全部是脏泥!”阿花说着又擦香皂。

冲了水之后,再擦香皂,这回起泡泡了。

泡泡流下来,我全身是白泡儿。

开始洗身了。她很熟练地给我擦香皂,我看得清楚,她那双柔软柔软的手从我的头上向颈郭、胸部滑落,再在肚脐上停了一下,就滑向我那斑鸠儿。我猛地感到格外的兴奋,那双软滑的手在我的斑鸠上来回搓着的时候,她的脸唰地红了。本来,她开始脱我的衣裤时,我就有了怪怪的感觉。那斑鸠儿开始慢慢地挺起来,变硬了。我不敢叫。这回她用手搓它,真是让我兴奋及跳了起来。那斑鸠儿比任何时候都坚挺。我觉得浑身飘飘浮浮,痒痒的,麻麻的。

阿花的脸一直红着,那双眼睛开始望着它,忽地松了手呼叫道:“怎么这样,一下子就又大又坚硬?奇怪,它会大么?”

望着她红朴朴的脸,我的斑鸠儿越发涨大了。

她慢慢地用手抓住它,轻轻地抚摸它,喃喃地说:“好奇怪,它真坚硬,直挺挺的好威风的样子。”

她的手久久地停在我的斑鸠上,还用食指小心地摸着龟头,高兴地跳起来:“真好玩,真好玩。”

我浑身发麻,再也忍不住了,把她抱起来,我命令她说:“我要你快脱,快脱。”她的衣服湿了。

没等阿花说什么我就替她把衣服和裤子全脱去了。不瞒你说,我这时,简直是疯了。她不穿衣服的样子真好看。她浑身雪一样白。只有脸是红朴朴的。从背部到屁股蛋都滑溜溜的。胸部更迷人。她有两只小鸡蛋似的乳房,粉红粉红的。我按捺不住把她抱在怀里,用手抚摸她的小乳房,轻轻地搓着她的小鸡蛋。我觉得天旋地转。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漂亮的肤色。从未接触过这样好玩的“小鸡蛋”。“小鸡蛋”滑滑的、硬硬的,有弹性。我来回抚摸她的“小鸡蛋”的时候,她扭动着身子叫痒。

我的“斑鸠”一直坚硬,无法收回它的威风。我的手从“小鸡蛋”一直往下滑动,直滑到她小肚子。小肚子很圆滑,再慢慢地往下滑,滑到了她的那个部位的时候,她惊叫了起来,用双腿紧紧地挟着。我见她挟得很紧很紧,浑身在打颤。她在喘粗气,身子在我怀里不停地扭动。

我很快,把手缩回来。她忽然用手拉着我的手,生怕我把手缩回来。我怕极了。她为什么浑身发抖?

一会儿,她把我的手拉向她的胸部,按住那“小鸡蛋”。她依然浑身颤抖。

是出事了。我想。阿花病了,病得很重。我心里很不安。我很害怕。那东西慢慢地软了下来。

我不知道有多久了,我一直抱着她。她颤抖了好久,才慢慢地安定下来。只见她长长地舒了一口气。

我俩互相洗着,又洗了好久。

这个澡洗得天昏地暗。原来世界并不都是痛苦,世界也有很美好的时候,阿花给我穿好衣服,还把那脏衣服洗了。她的衣服很快被风扇吹干,她穿好衣服,看看钟,说:“我得走了。妈妈不见我,会到处找的。”

她的脸依然红朴朴的,漂亮极了。

我目送她出门,又趴在窗口望着她的背影。心里叫道:“阿花,卜风花……”

2

我从未感到洗澡这么好玩。特别是阿花为我洗澡更是好玩,令我着迷。

老实说,那种美妙我从未感受过。

阿花走后我在厅里转来转去,魂不守舍。我的脑袋一时空空的,剩下一只空壳;一时